

西潮的彼岸

李歐梵／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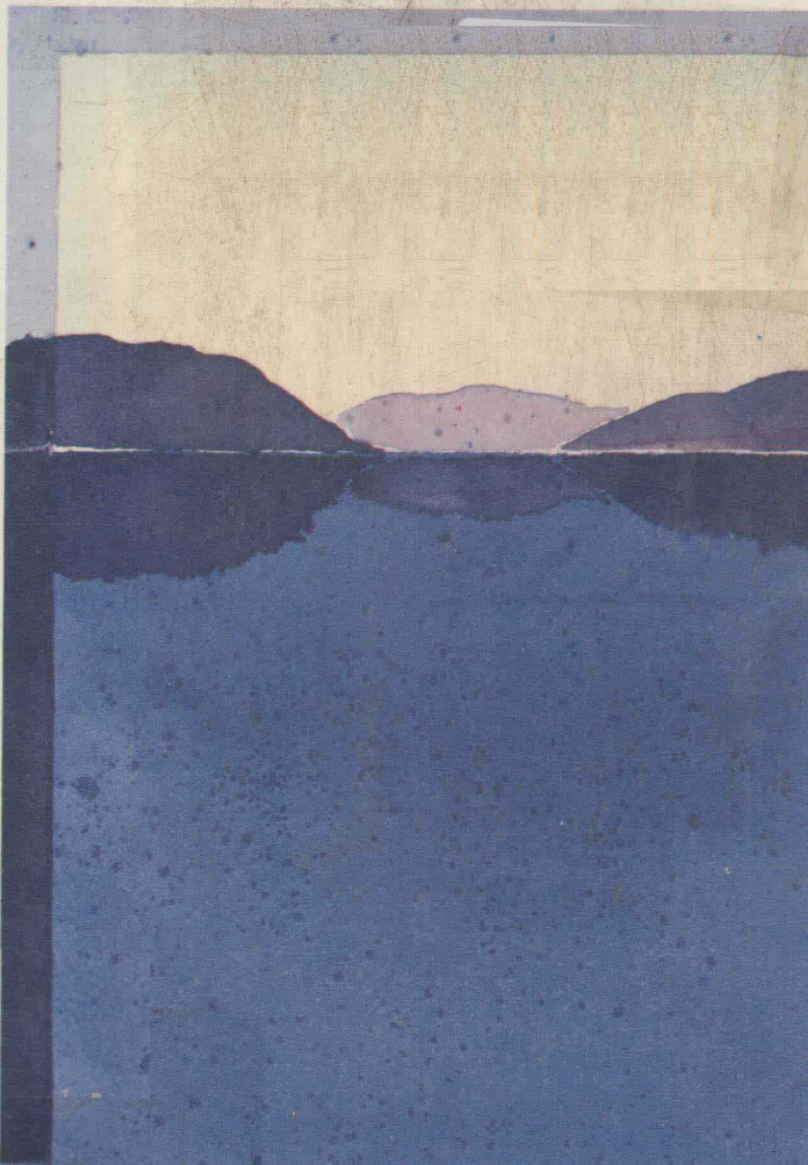


時報書系17

李歐梵／著

西潮的彼岸

封面設計 鄧獻誌



時報書系①⑦

西
潮
的
彼
岸

李歐梵著



究必印翻 有所權版

時報書系 ⑰

西潮的彼岸

著者 李歐梵

發行人 儲京之

出版者 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
地址 臺北市大理街一三二號

電話 三〇六六八四二

郵政劃撥 一〇三八五四

印刷 文群印刷有限公司

地址 臺北市萬大路七一巷二二號

九版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三十一日

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三〇三四號

定價新臺幣一〇〇元

如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，請寄回調換

「西潮的彼岸」新版自序

李歐梵

沒有想到這本五年前出版的小書還能夠再度和讀者見面——而且是重新排版，一新耳目。若不是時報出版公司主動地做這件吃力不討好的傻事，我早已把自己的這本書忘記了。

爲了新版出書，對得起讀者起見，我也不得不把這本書裏的文章重新校正並略作修訂，因此也身不由己的回到十年前的「自我」中。

我不是英雄，所以無由提當年勇，但這本書倒的確也流露着不少年輕時代的「愚勇」，這個感情上的愚勇，朋友們稱之爲浪漫，我有時候也大言不慚地當之而無愧。然而，從一個較「成熟」的角度看來，我當年的浪漫精神，多少是帶點自我陶醉的色彩的。爲了寫論文（見「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」一文）我勵行「親身體驗論」，所以在研究徐志摩、郁達夫之餘，也附帶地浪漫起來，這本集子中不少篇文章都是這種思想作祟的產物。

也許，浪漫是一個人年輕時代必經的階段，它貴在感情上的真實，這一點我自認是做到

了，我對於這個集子裏面有些文章的「消紙荒唐言」，雖覺汗顏，但並不因為自己寫過而懊悔，因為在這個時代，「世故」是很容易的，而經過思考後的天真和「荒唐」倒不太簡單。而且，我知道自己是幸運的：我畢竟經歷了一段人生，也留下了一點個人的「歷史」紀錄，將此奉獻給年輕一代的讀者，或者有參考的價值。

這一本書的另一個主題是「西潮」，談起西潮和西化，問題似乎就更嚴重了。記得「書評書目」曾刊出一篇關於這本書的書評，論點十分精闢，作者認為此書文不對題，雖曰「西潮的彼岸」，但事實上我並沒有「回頭是岸」——重返中國文化的領域，相反的，我還對於西方文化洋溢著「浪漫」式的嚮往。

我承認自己相當「西化」。然而什麼是西化？這是一個頗值得深思的問題，我最近曾經寫過一篇雜文討論這個問題（將收錄在我的第二本雜文集「浪漫之餘」中），記得主要的論點是：在廿世紀的世界做一個中國人，基本上不可能有「中學」和「西化」的二分法，而且，我一向反對任何文化閉鎖或狹義的沙文主義心態，中國文化有一個泱泱大國的傳統，對於別國文化，常常是兼容並取的，但並不因此而失國體，所以「全盤西化」這個名詞，不論在五四或是現在，都不能成立。

當然，這種看法，並不足以掩蓋我的「西化」面目，所以我才想到把西方的定義推廣，至少

在個人今後的閱讀興趣上不僅注重歐美的文學和文化，而且更要涉獵歐美以外的各國文化，然而眼高手低，雖然看了幾本南美、東歐和非洲作家的書，至今仍然寫不出文章來。

「西潮的彼岸」一書中討論的對象，基本上是屬於比較狹義的西方，然而我也談到奧國、俄國和日本。（「日本遊記」一文比較膚淺，因為祇接觸到表面，而沒有更深一層地探討日本文化，否則結論會不同的），本來還有一篇「希臘遊記」和另一篇以葡萄牙為背景的「小說」，然而前者寫得太壞，未便刊出（稿件也遺失了）；而後者只寫了三頁就擱筆了，我畢竟不是「小說家」。

雖然有些讀者會認為我的西化思想有「毒素」：僅言西方文化之美而不談其醜，但是我所討論到的「美」處，多少也與人文主義——甚而中國文化——息息相關的，「語言與沈默」就是一個例子。此外，我對於香港中文大學的批評（這篇文章在香港竟然引起不少爭論），也是基於人文、人道、和中國文化的立場。而我對於美國的「中國城」的心態，恐怕也是海外華人所共通的。也許，在這本集中我對於中西文化皆有嚮往，只是離國太久，而個人的國學根基也太差，所以有關中國方面的份量太輕，因而造成崇西抑中的印象。記得這本書原定的書名是：「西潮下的心路歷程」，目的是讓讀者窺出我在海外的一些經歷和思緒的輪廓和過程，但是雜文本來是很雜的，所以也很難把這個主題表現得很清楚。有心的讀者，或可從書中最後的一篇文章——「心

路歷程上的三本書——略見端倪。

在本書「附錄」中的幾篇文章，都是有關音樂和電影的。音樂和電影是我的兩大嗜好，附在這本集子的後面，目的僅在公諸同好，沒有與趣的讀者可以不看。我當年對於西方電影的看法主要是屬於「作家論」的觀點，比較偏重歐陸——法、意、瑞典——的作品。然而，這種看法，目前也不太「新」了，而且，德國和澳洲的電影在近幾年中欣欣向榮，而英瑪褒曼反而式微了，法、意二國的影壇近況，似乎也大不如前，所以，這些討論西方電影的文章，也有點過時了。然而，我對於中國電影的殷切厚望，卻並沒有過時，而且這種愛之深而責之切的心情，在最近一次返臺港期間更有變本加厲之勢。說老實話，這十年來臺港的中國電影並沒有很大的進步，比較可喜的是：幾位少數的導演（如胡金銓和李行）倒很有心拍意境較高的片子，也願意和「文學家」和「知識份子」接觸，所以我十年前的兩篇獻禮——「電影的構思與造型」及「白景瑞的困境」——也許仍然適用，頗意再度獻給白景瑞、李行、胡金銓和其他對中國電影更有抱負的年輕人。至於我所痛罵的殘暴武俠片，至今仍然是票房寵兒，奈何？！

音樂是我的「家學淵源」，然而我沒有受過正式的音樂訓練，所以本書中的兩篇音樂文章（以前發表的幾篇皆已散失），純屬「樂迷」的看法。發表時本以為是敷衍文債的作品，卻不料收到不少樂迷的來信，附錄在此，也可以為音樂界的同好打打氣。這兩三年來臺灣的「音樂季」辦

得大有起色，新象公司的許博允功不可滅，許先生——以及所有其他促進音樂活動的人士——是值得我們支持的。我文中所提到的幾個作曲家、指揮家、和演奏家的名字，目前在臺灣並不陌生了（所以我也在校對時刪減了一些外文名字和名詞），這也是音樂活動普及和唱片業發達必然成果。

最後我要感謝所有寫信給我或當面談過話的讀者；沒有你們的批評、支持、和鼓勵，我不敢再繼續寫下去。至於向我約稿和「逼稿」的各位編者，我除了感謝之外，還要請求繼續逼我寫作。

——一九八〇年十月五日於美國布城

前言·

西潮的彼岸

三十年前，蔣夢麟先生曾經寫過一本自傳——「西潮」，這是一本極有歷史價值的名著。這本書中有下面幾句話：「我渴望找個更理想、更西化的學校。因為這時候已經看得清楚：不論立憲維新或者革命，西化的潮流已經無法抗拒。」

三十年後，西化的潮流仍然無法抗拒，而且還有變本加厲之勢。從晚清到現在，一批一批的留學生出國，數目似乎有增無減，近二十年來，在臺灣的社會中，出國留學更蔚為風氣，成了一般學生競相逐鹿的目標。

我也是留學生中的一個，十三年前，隨着留學的狂潮，負笈「西」渡，到達西方物質文明的勝地——美國——去讀書。然而，在西潮之下浸沉了幾年以後，我的思想和情緒上都產生了很多變化。這也不僅是我個人如此，而是我這一代的中國留學生的「通病」。而蔣夢麟先生那一代的留學生，對於「西潮」是樂觀的，許多人主張「直接向西方學習」，他們的這種對西化的樂觀態

度，一方面當然是受了歷史環境的影響，這是有目共睹的，但是就另外一方面來說，他們在文化上也可以有持無恐。蔣先生在書中說：

「一個中國留學生如果要了解西方文明，也祇能根據他對本國文化的了解。他對本國文化的了解愈深，對西方文化的了解愈易。根據這種推理，我覺得自己在國內求學時，常常爲讀經史子集而深夜不眠，這些苦功總算沒有白費，我現在之所以能够吸收、消化西洋思想，完全是這些苦功的結果。」

在五四反傳統的潮流影響之下，我們這一代的留學生，已經失去了中國傳統文化的「底子」，我們的國學根基，絕對比不上胡適和蔣夢麟先生。我在美就讀的時候，常常爲以前沒有多讀經史子集而深夜不眠。我雖然能够吸收、或消化了一點西洋思想，但也受到這一代西方知識份子的影響，看到了西方文化的危機。因此，無論對於中國文化或西方文化，我都沒有像蔣先生那樣的「自信」。

蔣夢麟先生在書中說：「在美國時，我喜歡用中國的尺度來衡量美國的東西。現在回國以後，我把辦法剛剛顛倒過來，喜歡用美國的尺度來衡量中國的東西，有時更可能用一種混合的尺度，一種不中不西，亦中亦西的尺度，或者游移於兩者之間。」我們這一代的留學生，可能也是如此，然而，這種中、西尺度，對我已經不再是等閒之事，而成了一種「文化認同危機」的代表，

可能這一代的留學生中，有不少人像我一樣，已經變成了一個「不中不西，亦中亦西」的東西。西潮澎湃的影響，真是何其之大！

在西潮的洪流中，如何解決中西文化認同的危機？如何重新發掘並鑑定自我？這是我去國十幾年來一直困繞於心的問題。時至今日，我尚未得到一個有效的解決方案。不過，自己的思緒，已與十幾年前剛出國時大異其趣，當年我懷着一股興奮的熱情，去追求西潮，在美國渡過十幾載寒暑之後，似乎覺得自己已經到了西潮的彼岸、西化生命的盡頭，大有「回頭是岸」的感覺。然而，我這種「浪子回頭」的心情，並不表示我此後必定崇中抑西，而是希望以我既已吸收的西學為基礎，來重新體認中國文化。我所用的尺度也許是西方的，但是我要求得的結論，却與中國息息相關。

這一本書裏所收集的文章，有的是在留學期間所寫的，有的却是近日思緒的紀錄，曾分別刊載於「中國時報」、「大學雜誌」、「中外文學」、「幼獅文藝」，和香港的幾本雜誌上。寫作的時候，本來毫無計劃，信筆直書，而且，內容雜亂無章，從半調子的論文和隨感錄，到遊記、影評、樂訊、甚至謾罵，應有盡有，因為我的興趣本在中西「雜學」，所以這也是一本「雜書」。雖然這本書算不上「自傳」——這一代的人城府已深，也不敢像五四文人一樣，把自己赤裸裸地奉獻在讀者面前——但書中有些文章，也是在真實的境遇中有感而發，或被現實所「逼」出來

的。

這些文章，盡可能按照寫作的年月依次編排，讀者如果一篇一篇的看下去，也不難窺出一個西潮下「心路歷程」的輪廓。我的人生路程還沒有走完，以後如有機會，還會繼續寫下去。這一本書，和其他類似的留學生作品一樣，或者勉可為這一代的留學生留下一點紀錄。很謝謝劉紹銘和高上秦兩位先生，沒有他們的鼓勵和協助，我也不敢出這本書。

最後我要特別感謝安芳湄 (Frances La Fleur)，我對於芳湄的感激，自非文字所能形容，她使我體會到西方文化的精髓，也使我重新認清中國文化的本來面目，更使我確信自己畢竟還是一個中國人。這本書獻給她，只不過聊表我的感激之情於萬一。

——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五日，臺北。

西潮的彼岸

目錄

康橋踏尋徐志摩的踪徑

徐志摩的朋友

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

奧國的飄零

日本遊記

美國的「中國城」

我對於香港中文大學的觀感

浪漫的聖徒

為婚姻大事上父母親書

語言與沉默

心路歷程上的三本書

附錄：音樂・電影

撒爾斯堡音樂節

九

一九

三五

六一

七五

八三

九五

一〇七

一二七

一三七

一四二

一六三

「詩的電影」

電影的構思與造型

這樣的武俠片要不得

白景瑞的困境

一八一

一八九

一九九

二〇三

